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註纂箋卷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註纂箋卷五

元 詹道傳 撰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董仲舒傳孟康注云項橐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

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

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

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

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隴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十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又木鍾集云一眼篾用兩縷今按冕者天子至大夫之祭服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玉藻始冠緇布冠

自諸侯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則知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冕如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所云則天子至大夫之祭服也書稱康王卿士邦君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蔡氏云以三十升麻為之是也當時夫子猶為大夫故得用麻冕今以緇布冠名之蓋因孔註云冕緇布冠也冠者首服之名冕者冠之別號而誤耳故三禮圖云語曰麻冕禮也蓋以布衣版上玄下黄取天地之色白虎通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此可證其義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

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

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曽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顔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又按左定六年陽虎侵鄭取匡獻其俘于晉此暴匡之證也然史記注匡宋邑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兹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諸侯稱大宰皆僭也鄭云吳大宰以子貢曾與吳語言洪氏稱宋大宰者以列子仲尼第四云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之問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去聲也將殆也謙君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時之言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吾我二字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此章及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此類皆不可不辨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藴矣若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國語周惠王十五年内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注鳳之别名顔野王符瑞圖曰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内外一者也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伊小反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字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

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髙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葢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敝焉斯已矣見記檀弓篇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

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叢說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驪蒲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為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辨證楚辭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已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簀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閒去聲斷徒玩

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招揺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籠平聲韻註舉土器)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見旅獒篇)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

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尹氏曰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語陸音魚據反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聲下同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

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緜裝衣之謂○熊氏曰縕枲著出記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緜縕今之纊及舊絮疏好者為緜惡者為絮語録云袍謂夾衣有緜在胎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頭可置之夾襖中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吕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下同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

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錘也所以稱(如字)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

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平聲

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

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去聲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遥反下同便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别也上大夫曰

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又曰夫子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其同列也下大夫在己下者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勃變色貌躩盤辟音壁與躄同

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〻饒氏曰按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

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賔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賔賔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賔以入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擯相去聲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

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見記

曲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饒氏曰中門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音丙之間人君宁仲呂反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註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

閒謂之宁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摳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失容也屏音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三字出玉藻註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

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没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上如字）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工）

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註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又聘義還圭璋疏賓將去君使卿就賓館還其聘圭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

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之隴反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語錄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音潮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饒氏曰按史記定公

十四年孔子因齊饋女樂而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兆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考工記五入為緅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如爵頭色也再染以黑則為緇矣緅非絳色集註因古注而誤饒氏曰檀弓練衣縓緣古注誤以縓為緅

飾領緣緣俞絹反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潮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側救反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袗陟略反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麑妍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黄衣以裼先的反裘欲其相稱去聲玉藻羔裘緇衣以裼之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略反明衣而寢故别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字身觿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内

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襞音壁積而旁無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咨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陳定宇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側皆反〉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陟略反〉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六字見莊子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出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切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註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

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二句爾雅

文韻釋云魚腐自內而出曰餒肉腐自外而入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

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

類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後漢陸續傳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為興掾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詢續母果來陰嘉之上書言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

禮記內則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讀為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鱉醢醬實蓼魚

膾芥醬麋腥醢醬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如字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去聲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上聲)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語錄古人祭酒於地祭食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敺疫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

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郊特牲注朝服祭服也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反理當如此叢說廄養馬之閑也周禮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馬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曰圉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皁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諸侯

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為邦國之閑總計良駑一千二百八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又按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然大國之卿四大夫禄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凡祭祀服御賓客皆仰於此不知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不知何以有許多馬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餕餘不祭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

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見天官膳夫鄭注云王日一舉者殺牲盛饌曰舉授祭授王以祭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嘗食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陟略反衣束帶又不可

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出尚書

而王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户籍也 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篇○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甸反於此也

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内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見曲禮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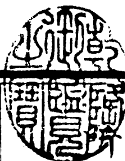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顔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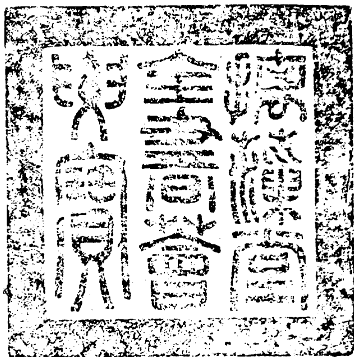
邢氏曰（名昺濟陰人作論語疏）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石經箋見大學或問）謂雉鳴

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闃苦壁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又曰撟魚曰須鳥曰狊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



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註纂箋卷五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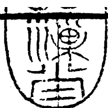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註纂箋卷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註纂箋卷六

元 詹道傳 撰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國外曰郊郊外

曰野郊有遠郊近郊四郊之分周禮縣師掌郊里之地注郊在國之外載師及司勲職遠郊近郊之征役注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小司徒及閭師遂士掌四郊注四郊皆去國百里司馬法云畿内千里百里為郊聘禮注云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郊外之地皆稱野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史記哀四年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久留陳蔡用事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七日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如字難去聲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教以四科邢昺䟽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其翹楚者耳集註本此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音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唐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瓘奏四科弟子宜參配享制曰顔生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此十哲之論所從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悦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黙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朱子或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

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遂成慈母此其事實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添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下同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顔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見家語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如字孔子卒家語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年五十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顔淵然已與顔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

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賻之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記禮云大夫賜命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金氏曰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

陳蔡之後自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此處顔淵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顔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説雖善然不考於事而其流少思矣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巳也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見禮記檀弓篇）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

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顔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

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聲○左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乃文子子伯姬所生子路時為孔悝邑宰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班固幽通賦注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家語辨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彈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然又見説苑葢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二句出禮記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冉有聚斂蓋即田賦之事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音矣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衞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徧反齒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

實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去聲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音朔至空匱也不以貧窶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中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音鐸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下同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

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左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

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廵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_{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況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

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邪_{一本邪作即屬下句}夫子不幸而

遇難_{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

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僑聞之學而後從政未聞

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少上聲）長於女（女汝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

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上聲）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倣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

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又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子男五十 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形甸反 曰會衆頫音眺 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重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注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

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郊特牲云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賛君之禮者周禮司儀出接賓曰擯入賛禮曰相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曾點與子參皆侍孔子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冉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希閒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音夾之衣單袷二義單是單衣袷是袷衣此時則衣無絮浴盥音管濯也今上巳祓音拂除是也或問浴之為盥濯祓除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翶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沿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月令有司大雩凡雩天子主上

帝諸侯主星辰山川故謂祭天雩大旱之祭也舞雩者巫覡歌舞以求神也後篇舞雩下古註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䟽封土為壇除地為墠曾點之學葢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反容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已為去聲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甸反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

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檢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許之即所對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自是實事後之學者

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楊子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扶又反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聲用矣程子曰非理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

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通志六書略勿者州里之旗故語録引説文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

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聲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音竈)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五故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下同)誠之於思志士勵行

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如字欲惟危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内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形甸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

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髙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式亮反)魋(徒回反)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

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去聲司

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音御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哀十四年宋景公患桓魋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遂攻魋其弟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向魋亦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内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

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寛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

明去聲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禮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毁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剥之六四剥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己之

冤也毁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鞟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音扶）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

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箋見孟子）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

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左傳初税畝非禮也穀生不過籍以豐財也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

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禄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子法言本孟子白圭曰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鄭注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賈公彥疏藝為準法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平聲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

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去聲左昭二年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左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殺之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簒國之禍史記田敬仲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以兵入公室攻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於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卒子恒立是為成子其後鮑牧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未幾田氏之徒弑簡公於徐州弟平公鶩立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

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恒卒子襄子盤立卒子莊子白立卒子太公和立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反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

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甸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音亦）以句繹（音溝）奔魯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

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

薄之殊而其所好去聲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佩叛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歴悼平桓子凡四世為家臣陽虎所執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

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左哀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音赴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喫吉反

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音質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

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六書屬會意

修者治平聲而去上聲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聲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亦作觕 作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

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蚤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於之見賢徧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遥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

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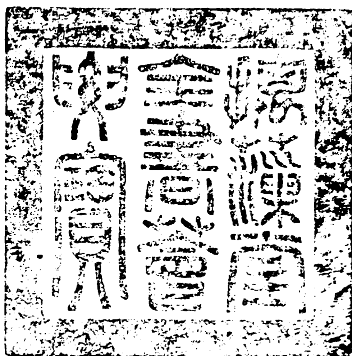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註纂箋卷六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